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第二十二回 唐鐵牛高山請道長 餘子安番營訓徒兒

唐鐵牛正往前邊跑著，一看前面有個小山坡。「嗷！——」一聲吼叫，從坡上林中躡出一隻黑老虎，這老虎由山坡上下來，張牙舞爪，迎面而至。唐鐵牛嚇的一哆嗦，我的媽呀，這老虎要奔我來，看我夠一頓。唐鐵牛把馬往旁一帶，一看老虎沒奔自己來，「嗷！——」直奔秦文煥去了。秦文煥馬上手拿金頂棗州槊，奔老虎就打。這老虎旁邊一閃，棗陽槊打空了。唐鐵牛在旁邊看著心想，這老虎會武術，還會分好壞人，只見老虎直奔秦文煥撲去。秦文煥趕忙一提戰馬絲韁，這馬兩耳朵一支楞。眼睛一立，一聲長嘶，四蹄蹬開，就跑下去了。讓老虎給嚇驚了。秦文煥趕緊勒馬絲韁，「吁——」這匹馬怎麼也不站住，四蹄翻飛，落荒而去……秦文煥跑沒影了。

唐鐵牛這個樂呀：真龍夫子，百靈相助。人不該死，總有一救。這叫蒼天有眼，神佛保佑。當初劉秀走國，有老虎救駕。看起來呀，將來我能做皇上了。

「啊嗷！——」

唐鐵牛一看，壞了，老虎奔我來了。不是救我，是要吃我。唐鐵牛在馬上雙腳用鐙「扔嘯！」就跳到一棵大樹上去了。這老虎來到樹底下，抬頭上望，吼了兩聲就要往上爬。唐鐵牛心想，它要上來，我就要玩兒完啦。

「快救命啊！」

他這麼一嚷，在那邊山坡上，來下一個小老道，這個者道聽唐鐵牛一喊救命，忙說：

「老黑！快回來——」他一喊老黑，這老虎真靈，「踏踏踏……」就奔小老道去了。

唐鐵牛心想，敢情這是家虎，頭一回看見老虎聽人話我得認識認識這人，他在樹上下來了，走到山坡上，一看這小老道也就十六七歲吧，頭上縮著發卷，別著竹簪，身上穿著藍色的道袍。腰裡係著絲絛，下邊是白襪，雲子鞋。道袍的前襟掖到絲絛上，手裡拿著一條十九節虎尾趕山鞭。小老道長得粉撲撲的一張小圓臉。重眉毛，大眼睛。尤其是這倆眼睛，睫毛特別長，一眨巴眼睛忽閃忽閃的。呀，好俊俏的小老道！

唐鐵牛來到跟前一抱腕：「請問這位小道長，貴姓大名啊？」

小老道沒等說話，這老虎在旁邊「啊嗷！——」又叫喚，唐鐵牛倒退兩步：

「我、我說小老道，你可別讓它過來啊？」

「老黑，你發什麼威呀，快老實點，聽見沒有？」

「嗷——」

這老虎臥倒在小老道旁邊，把眼睛閉上了。

唐鐵牛一番，這小老道真不含糊，把這老虎訓得服服帖帖的，這麼聽話。

「你問我嗎？」

「啊，是啊，道爺。」

「我告訴你。苛政猛如虎，猛虎善如人。問我名和姓，二木不成林。」

「您這下把我弄糊塗了，您就直截了當跟我說好不好。我這人沒念過書，我還真解不開。」

「那你慢慢解吧，常了就會知道。」

「那好，那咱們就這麼著，我就稱您小老道得了。」

「請問這位英雄，怎麼到這兒來了？」

「啊，我是宋營裡的將軍。姓唐，叫唐鐵牛。我被秦文煥追到這兒來了。就是這麼，這麼回事……」

「秦文煥他投降番邦了？那是我大師兄啊！這個事，我師父還不知道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說的是真話嗎？」

「啊，那還能假得了嗎？剛才你沒看見嗎？」

「我還真沒注意，我沒瞧見他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您師父是哪位呀？」

「我師父，在神農山海雲觀。叫餘靜，餘子安。人稱他是金烏道長。秦文煥是跟我師父學的藝呀。」

「哎喲，我說小老道呀，秦文煥耽誤我們大事了。要不然我們早就破重圍了。就是因為他呀，我們重圍沒破了，裡邊被困的宋軍眼看就要餓死了。小老道，您能不能領我去見見你的師父，叫老人家來幫幫忙。勸他投降。幫助我們打破重圍！」

「那好吧，你就跟我來吧！」

「離這兒有多遠呢？」

「嗯——離這兒起碼有三四百里地吧！」

「那也行，我這匹馬雖然不是寶馬，但是腿腳不慢，我琢磨著天黑之前也能跑到了。」

「那好吧。你就順著我指引的道路，一直往前走，沒錯。」

「那您怎麼走哇？」

「我騎著黑老虎。」

「噢，這老虎還讓您騎呀？」

「那當然了，我把它都馴服好了。」

唐鐵牛心想，頭一回聽見有騎老虎的。

「走吧！」

「走！」

小老道上了黑老虎，唐鐵牛上了馬。跟著小老道下了這個山坡，撒馬飛奔。

唐鐵牛不知道跑出多遠，回頭看看。小老道後邊跟隨，唐鐵牛繼續催馬……太陽偏西的時候，來到一片深山老林。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多見樹木，少見人煙。哎呀！這是什麼地方？蒼松翠柏，樹木參天。山坡上怪石如虎，林木叢生，奇花異草，野鳥啾鳴，一條羊腸小道曲曲彎彎直通山頂。

「這是神農山不是？我說小老道，哎，這小老道跑哪兒去了？」唐鐵牛回頭一看，小老道沒了。

唐鐵牛下了馬，拉著戰馬絲韁，順著羊腸小道，就上山了。上山走出不遠來，看山坡上下來兩個小童子，這倆小孩也就十二三歲。頭上縮著小抓髻，身上穿著小道衣。這倆小孩，

一個拿著小竹筐，一個拿著小鋤頭和小鏟刀，在山坡上採藥。唐鐵牛老遠就招呼：

「哎——，我說二位小童子！這個山叫神農山嗎？」

這兩小孩連頭都沒回。

「我說二位小童子，我借問一聲，這山叫神農山嗎？山上有個海雲觀嗎？」

這倆小孩還沒吱聲。

唐鐵牛急了：「我說你們倆是鬻子，是啞巴？我問你十聲，你九不語。你知道我是誰嗎？啊？」

兩小孩這才轉回身來：「我管你是誰呢！到這地方，是龍也得盤著，是虎也得臥著！」

「師弟！這是我請來的客人，怎麼這麼沒有禮貌哇！」

不知什麼時候那個小老道，由山上下來了。唐鐵牛說：「他們倆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這是我倆師弟。不認識你。師弟呀，他是宋營裡的將軍，叫唐鐵牛。」

「嘿，真沒有看得出來呀。象磨盤成精似的，還是將軍呢！」

「那可不是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嘛！」

「行了，行了。來。唐將軍隨我上山吧！」

這個小老道領著唐鐵牛走上山來，來到一座大廟的前面。

把唐鐵牛的馬拴在廟門外的一棵樹上。唐鐵牛一看。廟門外一棵大傘鬆底下，鋪一塊青石板，上面刻著棋盤。一邊一個石頭墩，可能是老道下棋坐的地方。唐鐵牛跟著小老道走進廟內。

「師父！師父！喲，我師父不知上哪兒去了？我到外邊去找一找吧，您先坐著。」

「嗯，我跟你一起找吧！」

唐鐵牛跟著小老道一同又走出了廟門，來到後山坡，老遠就看著有個老道，在立陡石崖的一棵大樹上正砍柴呢。

唐鐵牛當時就看傻了。哎呀！這老道也不用斧頭，也不用鐮刀，拿手砍樹呀。「咔！咔！咔喳！」一個樹杈就掉下來了。他那個手要拍到腦袋上非兩半不可！好大的功夫。

「師父！師父！山下來個客人，要見您哪！」

「啊？在哪兒？」

「這不，在這兒呢，您快請下來吧！」

老道出樹上下來。「徒幾，這是我砍的柴，把它挑回去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客人呢！」

唐鐵牛走上前來：「老人家可好？給道爺磕頭。」

「快起來，起來。」

「謝道爺！」

「我說你怎麼還蹲著？」

「道爺，別打哈哈。我是個煙杆，就這麼高。」

「嗯，貧道失禮了。不要見怪。」

「咳！那沒什麼。道爺，您就是餘靜，餘子安道長嗎？」

「正是，我是金烏道長。來，咱們到廟裡說話吧。」

唐鐵牛跟著金烏道長，那個小老道挑著柴禾隨後而行。回到廟裡之後，金烏道長吩咐：「來呀！給這位英雄先沏點茶喝。你怎麼到我這兒來了？」

「師父，是這麼回事。」小老道在一旁把唐鐵牛說的話，從頭至尾跟師父講說了一遍。這老道聽完氣得「啪」一拍桌子：

「我把你這畜生，你辜負了我一片苦心哪。我讓你下山到鐵甲關報號，幫助他們破重圍，把宋軍解救出來。沒想到你這冤家，違背師令，投降了番邦！哎！唐將軍，你頭前帶路，我跟你立即下山。我去找這個冤家！他要是聽我良言相勸，倒反連營，還保持師徒的關係，他如果要是聽我的話，到了前敵兩軍陣上，我就把他廢了！這些年就算我白教他了。」

唐鐵牛一想，這個老道是個火性子脾氣，真爽快！痛快！

「那麼，咱們現在起身，大概明天早晨到。」

「不管怎麼樣，早晚要趕到前敵。天快黑了，吃飯吧，我這山上沒有什麼好吃的，也就是粗茶淡飯。徒兒啊！把飯給端來。吃完飯我們立即挺身。」

小老道給端來兩碗小米乾飯，一碟鹹菜條。行了，唐鐵牛一想，我也餓了，管怎麼著吃飽了好趕路哇。今晚這覺也不能睡了，誰讓我碰上個急性子呢！老道陪著他吃完了飯。

「道爺呀，叫小童子也跟著一起去吧。這小老道我看也不簡單。」

「不行，不行。他現在功大還不到家，還沒出師呢。就咱們倆走吧！」

「那您騎者虎走啊！」

「不用，你騎著馬，我步行。」

「哎呀，那您選麼大年齡。要跟著我到了前敵，不得累壞了嗎？」

「咳，你不用囉嗦了，咱們走就是了。」

唐鐵牛跟著這個老道，出了廟門。順著山坡，就下了山了。唐鐵牛一想，這老道起碼有六十歲以上，稱得起是鶴髮童顏，仙風道骨！這部鬚鬚好像銀線一樣散在胸前。背後背著一口寶劍，懷裡一把拂塵，身上穿著黃道袍，下邊是白襪子，雲子鞋。這老道真夠氣魄！老道跟著他來到山底下了。

「唐將軍，你騎馬快走吧！」

「道爺，咱們同行，共乘一馬吧！」

「不用了，你先走吧！我保證追得上你。」

「道爺，您可別等我走了，您自個兒再回去。」

「何出此言，快走吧！」

「好，那我就先行一步了！」唐鐵牛兩腿一磕飛虎鞍，這匹馬四蹄蹬開，蕩起一溜煙塵……

天小發亮了，他來到鐵甲關附近了。唐鐵牛看了看，前邊沒老道，後面也沒老道。

「咳！」唐鐵牛衝著海雲觀方向喊道：「我說餘老道哇！你這個牛鼻子，你要是不來呀，你說實話，你別瞞哄我，也別吹牛腿！找你徒弟去算帳。什麼你徒弟怎麼怎麼不對，你來這套幹什麼呀？啊？……來你後悔了，話說出來了，不來不好看。你走吧！你走吧！你叫我先走了，繞個彎你回去了。二來呀，你膽太小了！你害怕打不了你徒弟。再說，你又怕得罪番邦。你這個牛鼻子老道。你狗熊！你匹夫！你什麼玩意兒？」他正說到這兒，就聽前邊一棵樹上有人說話。

「是唐將軍嗎？」

「啊，是，是我。」唐鐵牛來到樹跟前一者，這老道在樹上坐著呢。

「通！」老道從樹上跳下來了。

「嘿，道爺你你來了多大工夫了？」

「我呀。在樹上都睡醒一小覺了。」

哎呀，我的媽呀！這老道腿真快呀，真是世外高人哪。「道爺，剛才你聽見我說話了嗎？」

「我沒聽見人說話，聽見狗熊叫喚了。」

咳，這老遭罵人不吐核，真會罵。

「道爺，您別生氣呀，剛才我那是胡說八道。道爺，我一看不見您，心裡就沒底，道爺，咱們快走吧！」

「行了，我不跟你一般見識。走吧！」他跟著唐鐵牛，來到宋朝營盤外。唐鐵牛說：「老人家，您屈尊一會兒，我到裡邊稟報去！」

唐鐵牛進去工夫不大，營門開了。唐鐵牛與蓋嬌娘帶著許多戰將一起出來迎接餘靜。蓋嬌娘怎麼出來了呢？原來，是孟春達，闖入番營，在拼死征戰中，打倒旗桿，把蓋嬌娘救出。這些事就發生在唐鐵牛出走的這段時間。

餘道長被接進營之後，林素娘對其待如上賓，讓座獻茶已畢，林素娘說：「道長，您能親臨我們大營，幫助我們勸說秦文煥投降，本帥真是感激之至，此舉乃是救國救蒼生的慈善之行啊！」

餘靜說：「善哉，善哉。這是貧道份內之事，養不教，父之過。教不嚴，師之惰呀！我不能跟他留這個罵名。我馬上就去，我要到大營去找秦文煥。」

「請元帥帶人馬在方才我與唐將軍所逗留的樹林之中等候，我要把秦文煥找到林內，勸他歸順投降，他若聽勸，元帥當場便可收降，他若不降，我就索他之命，以正門規！元帥意下如何？」

林素娘說：「那麼，就依道爺。」

老道說：「貧道告辭了。」餘靜泉子安離開了大營。就來到番邦的營門外。番兵早就看見這個老道了。只見他大搖四擺奔這來，毫不畏懼。番兵嚷上了：

「哎呀……我說那個老道，別走了啊！再往前走，開弓放箭了！」

「無量佛，善哉，善哉！你們不要張牙舞爪的。到裡頭稟報你們的駙馬秦文煥。就說我是他的師父，泉靜餘子安前來見他！」

番兵一聽，趕忙來到駙馬的大帳。報：「稟報駙馬，外邊來一個出家老道，說是您的師父餘靜餘子安，要來見您。」

「我師父來了？」秦文煥一聽，頗感驚訝。趕忙出了營門，來到外邊一看，真是金烏道長來了。秦文煥急忙來到師父跟前。

「撲通」雙膝跪倒。「師父，徒兒不知道您大駕光臨，要知您來早該迎接。恕不遠迎，孩兒請罪。」

老道一看：「嘿嘿...你還承認我是你師父嗎？」

「師父，您怎麼這麼大的氣呀？快請到營中一敘吧！」

「好吧。」

老道跟著他就來到駙馬的大帳。

「師父，請來上座。」

他叫軍兵給老道沏了一碗扣碗茶，軍兵退出了。老道說：

「秦文煥，你還記得我跟你說的話嗎？我讓你到前敵幹什麼來了？」

「師父，我——」

「我問你，你要回答。」

「嗯——您叫我到鐵甲關闖營報號，解救宋軍。」

「你現在在哪兒呢？」

「現在。師父，我錯了。這裡邊……」

「裡邊，外邊我不聽，你知道錯就行。我曾告訴過你，不義之財不可貪，世間女色不許戀。你貪戀美色，投靠了番邦！你不覺得可恥嗎？」

「是！師父。」

「哎！你還記得你小的時候嗎？你爹爹霹靂火秦明為國捐軀，你的母親不過幾年也相繼去世。你是個孤兒了，有一些紈袴子弟，富家兒孫欺負你，打你罵你。你沒力量反抗。那時你還倒有些志氣。你跑了，你要學武藝，學本領。回來報仇。到了深山老林你碰見了一隻豹，這只花斑豹要把你吃了。眼看你要死的時候，是師父我救了你前命。在山上我費了十多年的心血，終於把你養成人了。我把我的武藝竭力傳授給你，以為你長大成人，為國報效，建功立業。可萬沒想到哇，你喪失氣節違背師命，走到了這一步。我感到慚愧。我這個當師父的因為你承擔著罵名。」

「師父，我錯了。」

「秦文煥，一嘴說不出一百個錯。」

「師父，您看我應該怎麼辦？」

「怎麼辦？師父也不強你所難，只讓你聽我一句話，倒反連營。你還可以跟公主是夫妻。」

「師父，宋軍恐怕不能容我了。」

「你跟我出營走一趟吧！」

「上哪兒去？」

「此處談話不便，到營外樹林中僻靜之處，我有話與你細說。」

秦文煥只好跟著老道出了營。秦文煥拉著馬，跟老道就來到離大營不遠處的一片樹林。

「進去吧！」

老道領他來到樹林裡面。一看林素娘騎著馬，帶著許多戰將在此等候。

「秦文煥，你不是怕宋軍不容你嗎？這是宋營元帥林素娘，你給元帥跪下！問她能不能容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秦文煥看到這個場面，哪敢再違背師命，只好給二路元帥林素娘雙膝跪下。林素娘趕忙下馬來到前邊把秦文煥攙扶起來了：

「秦駙馬，快快請起來，並非宋營不容你，是你不容宋營，你在番營內出爾反爾，出賣宋將，險些斷送了蓋嬌娘的性命，如今令恩師，餘道長曉以大義，勸你歸正，你若真是良知明悟，誠心歸降，本帥看在你我皆梁山後代，看在餘道長遠道而來勸徒真情，可以不咎既往不追罪責，收你為宋將，如有大功，本帥還要重賞。」

「這……林元帥，文煥至此，已是深感悔恨，只是要倒反番營，恐怕公主不降，到那個時候，文煥當如何是好哪？」

林素娘微微一笑：「秦駙馬，你不必擔心，我已派人接你的公主齊愛仙去了。」

「啊？你去接公主了嗎？」